

小时候住的那个大杂院,也只能叫做大杂院,名字却好,只叫“牡丹里”,让人想到古时的里坊制度,又让人想到牡丹,据说这地方原来曾有过一个牡丹园,是私人的,春时牡丹花开,不少人不免要携酒前来风雅。我们住到这里来的时候一切都已不复存在,是推倒了原来的三四处四合院重新盖的新建筑,也就是排子房,红砖青瓦倒颇不难看,一排一排地过去,从南往北数东西各八排,从北往南数也是东西各八排,这便是废话一句。院子靠南有一大块空地,空地处后来被人们种上了菜,人们各自去占一小块地,刨了,平整了,来年便肥水兼施地种下菜去,萝卜白菜一时有青有白,开花却是黄的,惟蚕豆开花白,白色的花瓣上又有个黑点,有水墨的那感觉。虽是青菜,花开照样招蜂惹蝶好不热闹。再到后来人们不再种地却是在空地上起屋,你起一间他起一间,逐渐把那一片空地盖的再无空地可言。再后来小区改造所有房子都被平掉,现场一片狼藉一如战争刚刚爆发。父亲那时所收藏的古玉,均是商周高古玉,共计三百品,之外的战汉玉不计,平时就都放在一个五屉柜里,并不怎么珍视它的意思,但是不许我们兄弟动。古玉是一品一个布袋儿,那种厚布,麻灰色,系黑绳,并非锦缎。父亲没事会把古玉一件一件拿出来看,但很少盘玩,父亲说生坑最好,千万不要睡盘,盘坏了是罪过,也不要吐灰,吐坏了亦是罪过。真正收藏古玉的人都喜欢生坑,而没事把一块玉盘来盘去的往往又不是收藏古玉的人,也只那么三五块,盘着玩玩,兴冲冲出来进去,手里总是有事,日子便过得像是有寄有托。如果收藏的玉多,也盘不过来,只能端端收好便是,要想看都看不过来。

古玉不盘要生坑。父亲说。我只八九岁便知生坑熟坑。家父是有心人,他喜欢什么必教我们什么,他不说盘玉,只说是“亲近亲近”,和古玉亲近亲近,就像玉一时有了生命,要和人朝夕相守的那个意思。十岁那年过生日,父亲便给我商周古玉两品要我与它亲近。一品是直到现在我还戴着的商代咬尾龙小玉璧,原是古时开大玉璧出来的璧心,还不那么圆,孔是一面钻。另一品是周代玉组佩里的大勒子,宽4公分,长10公分,厚不足一公分,上边是勾勒法鸟纹,鸟尾扬起来却又变做龙纹。是鸟纹龙纹合一西周的常见纹饰。此大勒子玉质特别的温润,工又特别的精良,但边缘钙化开裂,有一纸薄厚的裂隙。父亲说这块玉身份极高,玉与工都十分少见。父亲曾给这块玉吐过灰,用开水放钵里浸过,再浸,再浸。要吐出里边的脏东西,父亲说“你和它亲近它就和你亲近。”后来果然是这样,父亲又对我说“贴身带着就好,不必放糠

## 盘玉记

□王祥夫



古玉出土一如新玉,那只是一般人的眼里所见,其实大不一样。古玉皮壳极是松,松松的,贼光是一点没有,是珍珠的那种感觉,是珠光,漫散的,松松的,柔和异常特别迷人。商周以降,唐宋元明清的玉是没有这种现象的。玩玉的人盘玉,不外是身上常带着个糠布袋,先是粗糠后是细糠,或粗细交加,没事用手搓捏,但一捏盘过头皮壳便会坏掉。父亲对我说盘玉不要那么急,要慢盘,慢盘便是贴身贴肉,是天长地久,五年,十年,十五年,二十年就那么过去了,人与玉相亲,玉与人亦复相亲,古玉的精彩便会给慢慢焕发出来,用行间的话是醒来了,苏醒了。实际上说古玉非盘不可见其神采也不对,是人与玉相亲,你不必盘,只时时与你的肌肤相亲,久而久之,自然会神采焕发。这也是生坑变熟坑的过程。可以盘的玉一般都是古玉的某些特征特别明显,即是盘也不会把这种特征盘掉。而一出坑就像新玉一样的古玉一般最好不要盘。商周高古玉多以动物为主题却轻贱了花花草草,商周古玉是既无花也无草,是动物的世界,是神物的时代,花草植物纹饰的出现当在唐宋之后。而到了明清,花花草草越发的多了起来,凤穿牡丹,松鹤延年,石榴多子,是日常生活的清浅,波澜不兴的平和,民间的趣味。商周古玉的魅力与魔幻性至此荡然无存。

父亲给我的那块儿西周凤纹龙纹合一的勒子常年被我戴着,是,洗澡也不离,睡觉也不离。

那年,父亲去世之前,我和我的哥哥仓促间在“牡丹里”的东墙之外去把两品西周晚期大璧埋在一棵双叉杨树下,多少年过去,现在想起,那里已是一片新的小区,“牡丹”二字虽在,却叫了“牡丹里新区”。而那两块大璧,已不知它在何处,亦不知它要在地下沉睡到什么时候。

## 不等

□潘玉毅

了。换而言之,你心里想的地方不过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,心里念的植被也不过是草木经上的一个名词而已。

不独是草木,人与人之间又何曾例外?人之至深,莫过感情。一个人就算再喜欢你,但是你若心性不定,始终无法给她一个明确答案,她也不会傻傻地等着,等你浪子回头,等你改变心性……再深的爱,再浓的情,也有限时。错过了表白和接受表白的时机,只能相见陌路。这固然是一种遗憾,却也是生活的真实。

成年人的世界,总是责任与压力并存。要养家糊口,要加班应酬,要追求理想,这些事情尚且顾不过来,常回家看看、多陪伴父母似乎也就成了一件难事。但父母的衰老不会因为我们的无能为力而停止。当有一天,我们汲汲营营,终于有所成果或是仍旧一无所获,父母业已老去的背影,总是让我们泪流满面。

时间不等人,花也好,人也好,同样不会一直等我们,更不会为我们而改变。或许因为不等,所以才更要珍惜吧。

无论是飞机、渡轮还是公共汽车,但凡交通工具,都有各自的班次。起行的时间到了,它就开走了,不会因为某个人迟来而延缓时间。大家坐车或是坐飞机,都会预估时间,提前赶至。如果掐着时间,万一路上发生点意外,极易耽搁行程,若是赶不上最后一趟航班、列车,拖得就更久了。

万物皆有时序。一年共分四个季节,每个季节里又有三个月份,春生夏长,秋收冬种,早已自成规律。放眼偌大的世界,向来只有看花人痴痴地等候,望眼欲穿地盼着花开,从没有一株花、一棵草等着,为了某一个人而盛开。若是错过了赏花季节,那便只有再等来年,没有别的选择。

美好的事物总是让人心生亲近。比如,春天到了,鱼肥了,花开了,男女老幼封裹一冬的心也跟着复苏了,想要找一个空闲时间,去名山古刹里看个樱花,去桃花流水间看个鳜鱼,却似乎总不得闲。于是乎,心里记挂了很久,也琢磨了很多地方,甚至连攻略都做好了,结果哪儿都没有去成。因为当你腾出时间来的时候,桃花已经谢了,樱花已经落

袋里去盘。那时我已经知道了糠袋是什么,父亲说不要什么粗糠细糠大袋小袋,都不要,就慢慢盘,贴着身子让身子去盘,让体温让皮肤和它亲近,你盘不出来让你儿子接着盘,两三代人共盘一块玉不是什么传奇。

古玉是有生命的,比如我项间那块咬尾龙小玉璧,一开始是黑如墨,对着光看才有一些绿意,而戴在身上日久,几十年过来,里边的黄沁便慢慢出来,新玉是没这种变化的,明清玉亦不会有,唐宋元古玉也很少这种变化。真正的商周高古玉才有,而真正的商周古玉又是一出土就干干净净脸面齐整,上边或附有泥土,那泥土也是其硬如玉,原已与古玉生长在一起,古玉吐浆,浆把附在其上的泥土包裹,两千多年下来,想除去这样的一小点一小点泥土还很难。古玉无法仿,你可仿其形,其神采是永远不可仿制,看古玉只须一眼,不要多看,是要看其神气皮壳,有的高

古玉出土一如新玉,那只是一般人的眼里所见,其实大不一样。古玉皮壳极是松,松松的,贼光是一点没有,是珍珠的那种感觉,是珠光,漫散的,松松的,柔和异常特别迷人。商周以降,唐宋元明清的玉是没有这种现象的。玩玉的人盘玉,不外是身上常带着个糠布袋,先是粗糠后是细糠,或粗细交加,没事用手搓捏,但一捏盘过头皮壳便会坏掉。父亲对我说盘玉不要那么急,要慢盘,慢盘便是贴身贴肉,是天长地久,五年,十年,十五年,二十年就那么过去了,人与玉相亲,玉与人亦复相亲,古玉的精彩便会给慢慢焕发出来,用行间的话是醒来了,苏醒了。实际上说古玉非盘不可见其神采也不对,是人与玉相亲,你不必盘,只时时与你的肌肤相亲,久而久之,自然会神采焕发。这也是生坑变熟坑的过程。可以盘的玉一般都是古玉的某些特征特别明显,即是盘也不会把这种特征盘掉。而一出坑就像新玉一样的古玉一般最好不要盘。商周高古玉多以动物为主题却轻贱了花花草草,商周古玉是既无花也无草,是动物的世界,是神物的时代,花草植物纹饰的出现当在唐宋之后。而到了明清,花花草草越发的多了起来,凤穿牡丹,松鹤延年,石榴多子,是日常生活的清浅,波澜不兴的平和,民间的趣味。商周古玉的魅力与魔幻性至此荡然无存。

父亲给我的那块儿西周凤纹龙纹合一的勒子常年被我戴着,是,洗澡也不离,睡觉也不离。

那年,父亲去世之前,我和我的哥哥仓促间在“牡丹里”的东墙之外去把两品西周晚期大璧埋在一棵双叉杨树下,多少年过去,现在想起,那里已是一片新的小区,“牡丹”二字虽在,却叫了“牡丹里新区”。而那两块大璧,已不知它在何处,亦不知它要在地下沉睡到什么时候。

## 不等

□潘玉毅

了。换而言之,你心里想的地方不过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,心里念的植被也不过是草木经上的一个名词而已。

不独是草木,人与人之间又何曾例外?人之至深,莫过感情。一个人就算再喜欢你,但是你若心性不定,始终无法给她一个明确答案,她也不会傻傻地等着,等你浪子回头,等你改变心性……再深的爱,再浓的情,也有限时。错过了表白和接受表白的时机,只能相见陌路。这固然是一种遗憾,却也是生活的真实。

成年人的世界,总是责任与压力并存。要养家糊口,要加班应酬,要追求理想,这些事情尚且顾不过来,常回家看看、多陪伴父母似乎也就成了一件难事。但父母的衰老不会因为我们的无能为力而停止。当有一天,我们汲汲营营,终于有所成果或是仍旧一无所获,父母业已老去的背影,总是让我们泪流满面。

时间不等人,花也好,人也好,同样不会一直等我们,更不会为我们而改变。或许因为不等,所以才更要珍惜吧。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,请与lswbchiguihua@sina.com联系

## 大家V微语

## 梯子

□黄小平

●一堵墙,墙下,是一堆梯子,一个人踩在这堆梯子上,踮着脚,去攀墙,却怎么也够不着墙头。这是一幅漫画里的图像。

●梯子,是用来攀墙的工具和条件。漫画中攀墙的人,脚下就是一堆梯子,他拥有的梯子不可谓不多,他拥有的攀墙条件不可谓不充足,可为什么最后他还是没有攀上墙头呢?原因就是他用梯子的方法错了:把梯子横着倒放在地上,而不是竖着靠在墙上。

●有的人不成功,不是因为不具备成功的条件,而是因为没有掌握使用它的正确方法。

## 读史札记

## 气量亦是力量

□无垠

曹操以唯才是举、知人善任著称于世。他胸怀宏大的政治抱负,在为官用人上,气量很大,是一个后人无法绕过的标签。

建安五年(公元200年),袁绍出兵讨伐曹操,后来名列“建安七子”之一的大文人陈琳奉命起草檄文,将曹操骂了个狗血喷头。后来,曹操抓住了陈琳,问他为什么起草檄文骂他?

陈琳不卑不亢:“箭在弦上,不得不发耳。”曹操由此发现陈琳是一个难得的人才。于是,曹操不但没听众人劝说杀了他,还力排众议,把陈琳留在身边做高参。可见其不计前嫌之胸怀,求才若渴之迫切,惜才如金之胆识。

“争天下必先争人”,三下求贤令便可看出曹操对人才的渴求,在建安15年(公元210年)春第一次发布的《求贤令》中,他指出“唯才是举,吾得而用之”。据说,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“唯才是举”的用人方针。

记得鲁哀公问孔子:“何以则民服?”孔子答曰:“举直错诸枉,则民服;举枉错诸直,则民不服。”孔子认为,一个领导者能用有德有才之人,则部属就信服。

相反,如果把无德无能者用起来,部属自然不服。也就是说,服与不服,在德不在权,有权可能使人口服,有德才能使人心服。曹操为何让人心服?从对待对手的态度上就可见一斑。在与羽翼未丰的刘备青梅煮酒时,有人觉得刘备必有后患,建议杀了,可曹操却说:“现在是网罗天下人才的时候,不能因杀一个人而失了天下。”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,见贤思

气量比才干重要,有才干者为人所用,有气量者才能用人。有气量的人就像计算机有个大内存硬盘,装得下各种“文件”,转换迅速,运用自如,化为我用,这就是曹操的气度与风度,因而他就自然而然地站到了致胜的制高点。

气量宽宏也折射了一个为官者的修养,使人从容淡定,志存高远。

气量是一个人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内在力量。

## 谈天说地

## 灵魂的居所

□毕淑敏

我曾在纽约参观自然与历史博物馆,看到了冰山的标本图。虽然从海明威的名言中,我早已知道冰山只有很少一部分露出水面,但当我真的看到水下冰山的庞大体积时,还是忍不住咋舌。

我们的意识和行为又何尝不是心理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呢?

我们每一个表现出来的动作,其实已经走过了心理的很多道关卡。从行为去推测心理,是一个常用的方法。但我相信,行为一定少于心理波澜的次数,也许是大大少于也说不定。很可能,是心理的轻舟已经飞越了万重山,行为才刚刚发出第一声猿啼。

而埋藏在那水面之下心理冰山,则是无意识。这是一个更大的黑暗王国,它蹲踞在幽暗中,既庞然大物又虚无缥缈。正是它,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里,主宰着我们。难道你不想进入

##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杨军  
一版编辑:赫巍利  
一版美编:冯漫  
图编:王泰舒

零售  
专供  
专卖

